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人的本性与命运

[美] 尼布尔 著

尼布尔，美国当代神学家，生于1892年，先后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州某教会牧师，后任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

Selection of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宗教文化出版社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人的本性与命运

[美] 尼布尔 著

尼布尔，美国当代神学家，生于1892年，先后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州某教会牧师，后任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

Selection of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本性与命运/[美]尼布尔著;汤清等译.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80254-443-7

I. ①人… II. ①尼… ②汤… III. ①人性-研究 IV. ①B82-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7513 号

(本书由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授权,特此致谢)

人的本性与命运

[美]尼布尔 著

汤 清 杨懋春 汤毅仁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34(编辑部)

责任编辑: 霍克功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6.25 印张 430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443-7

定 价: 75.00 元



作者尼布尔
(R. Niebuhr)

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序言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持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盖认为将基督教两千年来重要典籍名著译成中文,对中国基督徒思想与信仰的发展,必将大有助益。

这一大规模的翻译计划乃 1941 年肇议于四川成都者,由孙恩三、葛德基(Dr. Earl Cressy),及现任本编译所主任章文新(Dr. F. P. Jones)做初步计划。1942 年聘徐宝谦主持编务,惟徐君不幸于翌年因覆车遇难,工作颇受打击。

1944 年章文新自华返美,重新调整计划,由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范都生(Dr. H. P. Van Dusen)及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席德彬杜甫(Dr. R. Diffendorfer)约请美国神学界权威多人,商讨整个编译方针及审订所选取材料。经过多次审议,乃决定将全部材料编为三部,第一部包括自第二世纪起迄改教时期的代表作,第二部包括自改教时期起至 1880 年左右的代表作,第三部包括近代及当代的代表作。计第一部有十卷,第二部有二十六卷,第三部有三卷。每卷约请权威学者一人,负责编选材料,可能时并撰写该卷导论,致是全部计划乃告完成。托事部将这些宝贵作品献给中国教会,深信它们确能忠实地反映基督教历代的重要思想及中心信仰。

1946 年章文新重返南京,按照上述计划进行。不幸内战扩大,工作难以推进,一部分已完成译稿亦未能出版。迨 1951 年,托事部决定在美国继续此一有意义而艰巨的工作,并附设编译所于哲吾大学(Drew University, Madison, New Jersey),工作乃得恢复。编译所成立后,特约学者多人从事翻译,每一译稿均经编译所诸专任编辑数度与原文对照,并加修正。若原作为德文、拉丁文或希腊文,则除校对英译本外,并校对原作,务求于传述原意方面达到最大限度的准确性。

自“道成肉身”以来,世界充满了一种新的力量。本丛书所以指出两千年来这一种力量在人类生命中怎样工作,并将这种力量,就是那不能动摇的信仰所发出的力量,带给中国的读者。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

1954 年春

导 论

《人的本性与命运》为作者尼布尔教授于 1939 年应季富得讲座 (Gifford Lectures) 邀请在爱登堡大学发表的讲稿, 经作者于 1941 及 1943 年辑订出版。这部书出版以后在欧美学术界曾掀起了很大的波浪, 因为这位被认为美国当代最杰出的神学家对人性和历史的看法, 已经从那乐观的、理性的、富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观点, 退回到那和所谓现代文化格格不入的属于中世纪时代的罪性人生观的立场上去了。

作者深知, 现代文化极不欢迎基督教以人的基本性格为罪的主张。他曾说过, 现代人几乎一致地反对基督教的原罪论, 不承认人生来有罪, 因为他们宁愿相信历史是进步的、向善的, 尽管历史的途程迂回曲折, 但它的总方向是对的, 并以此证明人性为善。然而作者根据基督教教义解释人性, 对上述史观提出不同的主张。当作者进一步分析各种解释人性的哲学派系之时, 他认为尽管各派都自以为它的人性观是科学的, 但推本穷源, 却都是从两大源头之一——即理想主义的或自然主义的——演变出来的。前者冀图专从人的理性功能去了解人性, 其结果却是误解了它, 因为理想主义者不了解人的灵性之可能及其长阔高深, 也不明白灵性和人体方面的弱点之间的关系。作者说明, 历史上的所谓正统的理想主义学派的人性观当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为代表, 这两人倾向于身心二元之说, 以邪恶为属于肉体的, 以善为属于心灵的, 尤其是柏拉图的人性观, 把身与心的界限划分得极清楚, 几乎是截然两事, 其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后者——自然主义, 属于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各学派。自然主义者力图使人的地位和他的生命所寄存的自然完全相等, 换言之, 人既为自然界的产物, 人的性质可在纯生物的范围內加以说明。近代人物如尼采、弗洛伊德等人对人性的解释都脱不出自然主义的范围。

尼布尔的人性观当然与上述二者大异其趣, 他的立场可概括于下述诸点, (一) 人是自然界的赤子, 他本身是有限的、脆弱的; 人世的无常, 自然界的兴衰变迁, 他的肉身之必然死亡, 都在支配着他。(二) 从另一方面说人也是灵性的动物, 他的灵性

使他能够超越自我,超越理性甚至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具有无限的自由。

(三)但人不能倚靠自我以完成人生及历史的目的,因为他不能在上帝以外找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从基督启示出来的,在基督里面人可以获得智慧和能力,以完成他倚靠自力所不能完成的人生意义,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所说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四)人的罪和人的自由是相关联的。罪并不是由于人的有限或无知而生的,却是由于人的骄傲和自义(Self-Righteousness)而生的。“骄傲”使人不肯接受他所处的有限地位,“自义”使人妄想他能倚靠自己的能力以完成人生与历史的意义,这是自亚当以来人类所同犯的大罪,而人类历史之所以祸患相承,了无宁日,都是种因于这种个人的和群体的骄傲和自义;当个人的骄傲和自义扩大成为群体的骄傲和自义时,其所产生的邪恶必比个人所能造成者更加可怕,更加专横残暴。(五)历史之具有意义在乎历史显示了永恒的原则。历史上的每一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兴盛和衰败期,它的兴盛说明了人类潜力在历史中发挥的创造作为,但在这种创造作为中,人的放纵和骄傲使他们深陷于自己所铸造的错误中,而其中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人把他们在某文化体系中的片段成就当做是全部历史意义的完成,把相对的善当做是绝对的和最后的善,把只能适用于一时一地的道德标准当做人类最高的和永久的道德标准;当这种谬妄的观念逐渐滋长的时候,这种文化必然进入了它的衰败期,以至于覆亡。这就是历史所显示的永恒原则。

尼布尔教授对本书立场所作结语如下:“在对人性的解释方面,基督教信仰比其他古典或现代学说更重视人的灵性,但对人的德性底估价则不若其他学说之高。”关于对历史的解释,尼布尔教授认为“基督教信仰比古典主义更富有动的观念,但却不如现代的动的史观所解释的那么乐观。”

附作者传略及重要著作

作者被认为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神学家,他生于1892年,父为密苏里州芮特城牧师。1914年作者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完成神学学士学位,翌年,得硕士学位;1915年至1928年任密歇根州某教会牧师,1928年应聘任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以迄于今。其重要著作除本书外有:

Does Civilization Need Religion? 1927.

Leaves from the Notebook of a Tamed Cynic, 1929.

*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1932.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1935.

Beyond Tragedy, 1937.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1944.

Faith and History, 1949.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1955.

* 已有中文译本

许牧世

目 录

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序言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1)
-------------------	-------------

导 论	许牧世(1)
-----------	--------

上卷 人的本性

第一章 人——作为自己的一个问题	(2)
------------------------	-----

第一节 希腊哲人的人性观	(4)
--------------------	-----

第二节 基督教的人性观	(9)
-------------------	-----

第三节 近代的人性观	(13)
------------------	------

第二章 人性中的生机与仪形问题	(18)
-----------------------	------

第一节 唯理主义的人性观	(20)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对唯理主义的抗议	(22)
------------------------	------

第三节 浪漫主义的错误	(26)
-------------------	------

第三章 近代文化中的个性	(30)
--------------------	------

第一节 基督教的个性观	(32)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个性观	(34)
-----------------------	------

第三节 中产阶级的文化与个性	(37)
----------------------	------

第四节 自然主义对个性的摧残	(39)
----------------------	------

第五节	理想主义中自我的丧失	(44)
第六节	浪漫主义中自我的丧失	(48)
第四章	近代人的苟安良心	(58)
第一节	把邪恶归给特殊历史因素的学说	(60)
第二节	以自然为德性之源的学说	(65)
第三节	理想主义的乐观态度	(70)
第五章	基督教的人性观	(79)
第一节	特殊启示与普通启示	(80)
第二节	以创造为启示	(84)
第三节	历史中的特别启示	(88)
第六章	人具有上帝形象且为被造者	(96)
第一节	圣经的人性观	(96)
第二节	论人为被造之物	(107)
第七章	人为罪人(上)	(115)
第一节	试探与罪	(116)
第二节	骄傲之罪	(120)
第三节	欺骗与骄傲的关系	(131)
第八章	人为罪人(下)	(134)
第一节	罪的均等性与罪债的不等性	(142)
第二节	论罪为情欲	(147)
第九章	论原罪与人的责任	(156)
第一节	伯拉纠的主张	(158)
第二节	奥古斯丁的主张	(161)
第三节	试探与罪的必然性	(163)
第四节	人在必然犯罪中的责任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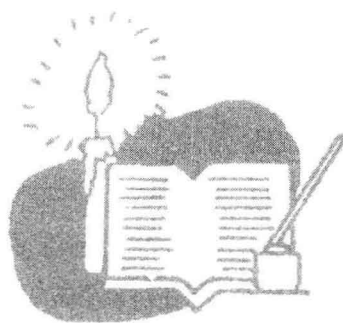
第五节 拘守字义之过	(169)
第十章 原义论	(172)
第一节 人的本性与原义	(175)
第二节 原义何处可寻	(179)
第三节 原义的律法内容	(181)
第四节 原义的超越性	(191)

下卷 人的命运

第一章 人类的命运与历史	(196)
第一节 不期望基督的历史观	(199)
第二节 期望基督的历史观	(205)
第二章 生命和历史意义的显示及应验	(218)
第一节 耶稣对先知的弥赛亚主义的新解释	(220)
第二节 基督教信仰一位为人所盼望和所拒绝的弥赛亚	(229)
第三章 历史的可能与限制	(240)
第一节 牺牲的爱与基督的无辜	(241)
第二节 基督的完全与历史的关系	(245)
第三节 基督的完全与永恒的关系	(253)
第四节 总结	(257)
第四章 智慧、恩典与能力(历史的完成)	(259)
第一节 圣经对恩典的解释	(261)
第二节 恩典为人心中的能力,亦为神对人的怜悯	(265)
第五章 恩典与骄傲的冲突	(279)
第一节 奥古斯丁以前的恩典观	(280)

第二节	天主教的恩典观	(284)
第三节	天主教思想体系的崩溃	(293)
第六章	近代文化中关于人类命运的争辩:文艺复兴运动	(299)
第一节	文艺复兴的意义	(301)
第二节	抗罗宗各小派与文艺复兴运动	(306)
第三节	文艺复兴之胜利	(315)
第七章	近代文化中关于人类命运的争辩:改教运动	(317)
第一节	路德的改教运动	(317)
第二节	加尔文的改教运动	(326)
第三节	改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合流	(331)
第八章	对真理的领悟与不领悟	(336)
第一节	真理的问题	(336)
第二节	容忍为真理的准则	(341)
第九章	上帝的国和为正义而奋斗	(357)
第一节	正义与爱的关系	(358)
第二节	正义的规律和原则	(359)
第三节	正义的制度	(365)
第四节	基督教对政治的态度	(372)
第五节	正义与国际社会	(382)
第十章	历史的终局	(384)
第一节	新约的末世观	(385)
第二节	历史的终局及其意义	(392)
第三节	历史的分歧性与统一性	(393)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书目	(407)

Volume I | 人的本性
上 卷



第一章 人——作为自己的一个问题

人往往成为他自己的一个最烦恼的问题。他对自己作何想法呢？他对自己的身量、德性，和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每一肯定。若加以充分分析，都含着矛盾。其所冀图肯定的各点，都由分析中露出一一些否定的意味来。

人若坚持他是自然界的赤子，并坚持他不当自以为比动物优越（事实上他显然是动物），他之作此种论调就等于是默认，他至少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因为他总倾向于（而且也能够）自以为比别的动物优越。在另一方面，当他坚持自己在自然界中具有显然的独特地位，且指出自己具有理性的才能，以之证明他的优越时，却在此种自命不凡中，同时存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调，无意中流露出他与禽兽的亲密关系。此种忧虑不安之情，乃所以予达尔文进化论的热烈争论及传统主义者之峻拒达氏论旨以严峻的意义。更有一层，人之冀图估计自己的“理性”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即含着人对自己具有若干的超越性，这超越性不是所谓“理性”所能充分界说与说明的。因为那能权衡他的理性才能的重要性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即胜于“理性”，而且具有超越思想上构成概念的才能。

若人以为他自己的独到地位没有问题，他对于他自己的德性就立刻要发生问题和矛盾了。若他相信他自己原是善的，而将人类历史上的罪恶都归之于特殊的社会与历史原因，那他无非是在假定那未决定的问题；因为历史上一切罪恶的原因，仔细分析起来，都不外是人本身的罪恶所造成的。若不在人的本身上假定有罪恶的倾向和犯罪的能力，一切邪恶就必无从了解。若从另一方面说，人对他自己达到一种悲观的结论，其能作此判断又似乎要否定了他对自身的悲观判断。若人能知道自己的罪，又怎能说他“根本”就是邪恶的呢？那以自己本身当做对象来做此种贬损的判断的“我”，究竟是什么呢？

若有人转到人生的价值问题来问人是否值得活,这个问题的本身即显示那发问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站在那所判断和估价的人生以外,对之取一种超然看法。这种超然不仅在自杀中,而且也在那些否定人生,以“无生”的永恒观如“涅槃”之境来作为人生的唯一可能终局的宗教和哲学中,明白地显示出来。

那些严厉指责宗教出世主义的人。即令他们的批评或者都是对的,是否曾充分认识那否定人生的错误对于人的地位的含义是什么?一个能否定“人生”的人,必不只是“生机”而已。凡劝他对自然的生机和历史的存在采取一种积极态度的,即是承认一个超乎自然生机和历史的优越点;要不然他即不能被引诱而犯那所妄想要免除的错误。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也是屈服在同一的矛盾对立之下的。世人因为妄想占据宇宙中心,有时不免为良心的内疚和阵阵的昏迷所打击。每种人生哲学都渲染着以人为中心的趋势。即是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也相信创造世界的主是旨在救人脱离人的无比处境。但人却有时被忠告而且也自行忠告说,他须抑制妄想,承认他只是一个微末之物,在一个次等的太阳系中的次等行星上,过着一种危厄的生活。有些近代的人相信人类的这种自谦,乃是近代人的卓越特征,也是他发现众星交错的太空幽冥之结果。但是《诗篇》八章三及四节上所说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并不是一个近代天文学家的话。然而世人这样判断自己为不重要,都是根据一个有意义的立场。有些近代的人也觉到这一点,他们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之谦抑,却因为他仍然能发现此种浩瀚所生的骄傲之心而减少了。近代诗人桑伯穆(Swinburne)因之胜利地歌唱着:

知识的印信是确实的,真理与人的性灵打成一片;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予人!因人为万物之主。

他这样说就证明人类对宇宙认识的进步,并没有减少人的骄傲。

这种种人类自我认识的矛盾,虽不能作简单的解释,却指出关于人的两件事实,其中的一件是显然的,另一件却不十分显然。而这两件事也不为人所同样地领略。显然的一件事乃是人为自然界的赤子,屈服于自然的兴衰中,为天然的必需条件所窘迫,受自然的冲动所驱使,限于自然所许可的年限之内,因各人的体质不同稍有伸缩,但自由却不太多。另一个不如此显然的事实乃是人为灵性,他可以超越他的本性、生命、自我、理性以及宇宙之外。有些哲学对后一件事的某方面有相当的领悟,

但它的整个意义却往往不为人所领悟。人之超越自然之外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亦为那些着重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的自然论者所承认。他们至少承认人为成物制器的动物,唯理论者也承认人能超乎宇宙之外,例如亚里士多德说人为理性的动物,而且解释“理性”为构成概念的智能。但是唯理论者往往不知道人的理性智能还含着另一种才能,就是它能超乎自己之外,将本身当做客观事物看;这种灵性的品质,常未曾包含于哲学家所用来说明人的“理性”、“心志”、“道理”等概念之内。

关于人的独到地位及其对自然世界之亲密关系的双方,要说得恰到好处的困难,可从这一点上证明:那些着重人的理性才能或他的自我超越性的哲学,往往趋向于忘记了他对自然的关系,以致太随便地、太漫无限制地把他列为神圣及永恒的同僚;而自然主义派的哲学家却又掩盖了人的独到地位。

第一节 希腊哲人的人性观

人对自己总是一个问题,更因为近代人对此问题所提出的太简单而不成熟的解决,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近代的人,不问他为理想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唯理论者或浪漫主义者,对人的本身,都看得太简单太确定了。这问题之所以增加其严重性,是因为那些他所确定的意见,不是彼此互相矛盾,即是与历史的显然事实不符,特别是与现代的历史事实不符的;那些意见不是为历史所已驳翻,即是不顾历史事实,强为固执。说句不算不公道的話,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文明的优点是它对自然界的了解的大进步,可是它对于人的了解则极混乱不清,也许这正负两方面在逻辑上是彼此相关的。

要充分领略近代对于人性问题的冲突,就必须将近代的人性观和西方文化的传统人性观从历史的关系上加以检讨。一切近代的人性观,都是由修改或混合两种原来不同的人性观而构成的。这两种人性观;即是古典希腊罗马之世的,与圣经上的人性观。这两种观点不但显然有别,且有一部分是不相符的,却在中世纪的大公教思想体系上联在一起了。这一个联合体系的完全表达可在阿奎那将奥古斯丁及亚里士多德两大思想体系的综合中见之。其实近代文化的历史乃导源于这个综合思想的摧毁,它的摧毁是肇端于唯名论的发生而完成于文艺复兴及改教运动。这综合之解体,文艺复兴则涤滤其中的古典成分,而改教运动则将圣经的观点从古典成分